

朱继光

人的一生会经历过许多人和事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们最终都会被淡忘。但是对我来说，有一个人、有一件事我将终生难忘，那就是我的二哥朱继国，他长居于广西边陲烈士陵园。40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最后一次与我们团聚、和我们告别时的情景。

那是1978年农历十二月的一天，家里收到二哥从部队发回的电报，得知他回家探亲过年的消息，全家人都喜出望外。这是二哥1973年当兵后第一次回家。

那一年12月29日下午，二哥终于回家了。母亲见到他，眼泪止不住地流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那年我家年夜饭很丰盛——四荤二素，在我的记忆里像这样丰盛的年夜饭还是头一回。大年初一，刚吃完早饭就听到外面有叽叽喳喳讲话的声音。“炳公，给你拜年啦！恭喜发财！”大队张支书一边打拱手一边说。刘秘书紧随其后，把手上提着的一块肉和一个红枣纸包交给我父亲说：“这是大队革委会给军属拜年的一点意思，这块肉是两斤半，其他军属家里只有两斤，你们家是双军属，所以不同一点。”

刘秘书讲的“双军属”，意思是我大哥、二哥都在当兵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猪肉统一价格是七角八分一斤，这是一份厚礼！

“炳公，跟你拜年喽！”外面又有人在喊。大队干部看到又有一拨人进屋拜年，也就起身作别了。进来的这拨人是乡里乡亲，讲起话来也直来直去的。“炳公，如今你当官了，以后你就享清福，当老太公喽。”一位大叔笑着说。

父亲坐在一架靠背椅上，跷着二郎腿卷着喇叭筒香烟，笑得都合不拢。

时间总在欢乐中不经意间划过，转眼就是正月初五了。吃过早饭，我站在大门口，一个邮差骑着一辆自行车停在我家坪里，掏出邮件说：“朱继国是住在这里吗？他有一份电报。”二哥听到叫他的名字，马上出来了，接过邮件拆开一看，是部队发来的加急电报，电报内容是“马上归队”。

军人以服从为天职，电报就是命令，明天必须启程归队。

“娘，明天我就要回部队了！”二哥带着低沉的声音对母亲说。“什么？”母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“你不是有半个月的探亲假吗？回来才几天呀，怎么就要回部队呢？你还约好了初十去县城里看对象呢？”娘背靠着门框沮丧地问。

“娘，部队发来加急电报，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，我得服从命令，至于看对象的事没关系，给过通信地址，到部队可以信中联系，等我明年探亲回家再去也不迟。”二哥对母亲说。母亲低下头一言不发，眼泪像断线的珠子。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二哥就起床了。他吃过早饭，正准备提行李出门时，母亲给他拿了几个煮熟的鸡蛋，要他在路上吃，还叮嘱我送二哥一程。

我帮二哥提了个小旅行袋，跟随他出了门。

天公不作美，那天北风呼啸，天下着毛毛细雨。

我们住在穷乡僻壤，交通闭塞，山沟里的羊肠小道全是泥泞，行走十分艰难。二哥的解放鞋上沾满了泥巴，我穿的一双开裂的雨胶鞋，虽然塞了一些稻草，但也感觉到泥水已经渗透到鞋里了。

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，当赶到公交站时，汽车已经开走了，我们只能站在雨棚下等。北风越刮越大，天上还飘着雪花，走路时倒还觉得不冷，停下来就不一样了，两

只脚已经湿淋淋地麻木了。二哥见我发抖，伸手捏了一下我的手臂说：“你穿得太少了。”

然后他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毛衣脱下来给我，说：“把它穿上。”这时公交车已经进站了，二哥打开旅行袋掏出两个鸡蛋对我说：“你早上没有吃饭，拿去吃！”然后急忙上了车。

汽车开动了，他站在车窗边向我挥手，示意要我回去。我含着泪凝视着汽车徐徐向前，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

过了几天，二哥写信回家报了平安，并且在信中说，部队马上要调防到广西。此后，家里就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来信。

5个多月后的初夏。一天上午，

我在家门里望见远处有一群人朝我家方向走来，他们有的提着公文包，有的穿着军装。到了我家，村上大队书记向那些人介绍：“这就是朱继国同志的家，这两位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。”

肃穆的氛围使母亲发呆，不知道是见到了这些大人物心里紧张，还是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。到了堂屋，一位军官示意大家坐下，以非常凝重的表情和缓慢的语速对我父亲说：“朱爸，朱妈，朱继国同志是您的好儿子，也是人民的好儿子，他在这次战斗与敌人英勇作战，壮烈牺牲了……”

“哎呀，我的崽呀……”娘一声叫喊，半天没有回过气来，一下瘫倒在椅子上。这消息如晴天霹雳，全场哭声一片。

二哥在一次战役中，亲自带领一个主攻排攻打六五〇高地时，因头部中弹而壮烈牺牲，他的人生永远定格在26岁的青春年华里。

部队授予他“一等功臣、二级战斗英雄”的光荣称号。而我，每当想起他最后一次回家、最后一次告别的点滴，就潸然泪下……

03 文苑

WEN YUAN



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许莘 校对张武
2022年12月4日 星期四 22593776

本版投稿邮箱
420918118@qq.com



随笔

幸福的模样

张波

白天，阳光灿烂，一束束阳光不仅照在身上暖洋洋，更是照进心里亮堂堂；夜晚，静谧祥和，教室里、办公室里，灯火通明，比白天的灿烂阳光更耀眼。

疫情，让人猝不及防。于是，就这样留守不进不出的校园了，和学生开始了一段不离不弃，生死相依，而且必将会终生难忘的生活。

从日出到日落，和学生朝夕相处，单调重复的早自习、午间静休、晚自习，连续不断地接听家长电话、安抚学生情绪，马不停蹄地穿梭于校园的各个地方。奇怪于这份过于充实的特殊时期，竟带给自己满满的幸福感。

幸福其实很简单，就目前而言，它就是一份平安、健康，就是一份稳定、知足。陪伴学生的这段日子，我也看到了很多幸福的模样：它是学生给父母打电话时，报喜不报忧的那份懂事；它是晚自习时，在讲台上给同学们讲解题目时，自信满满的那份豁达；它是在食堂用餐时，安静享受的那份满足；它是排队做核酸检测时，不急不躁的那份从容；它是走在校园的林荫小道时，大步流星的那份恬静；它是戴着口罩和你打招呼时，快乐依旧的那份亲切；它是午间静休时，宁静的那份淡泊；它是在教室认真做题时，旁若无人那份执着。

一切都正在发生，一切似乎又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安于现状，其实是目前来说，最好的一种状态了。

幸福是难得静下来；认真反思过去，慢慢憧憬未来；幸福是更难更珍惜；感受

到所有人的不容易，体会到情道无价的真谛。

幸福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：最喜迎着朝阳大步流星，感觉自己年轻依旧；最享受被学生信任和依赖，那是一种被需要的骄傲；最期盼家人朋友每天的视频问候，让每天的日子有温度、有色彩；最在意戴着口罩是否还神采奕奕，保持好心态最重要。

幸福是一种感觉，做自己该做的事，无需向谁证明什么。最终得到的，将会是内心的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。在特殊的日子，时光将会记录下特别的自己。若干年后，回望来时路，那个特别的自己将会在记忆的深处，闪闪发光，那一定也是自己最喜欢的模样。

幸福是一种期待，对明天、对未来，满怀希望，一觉醒来，或许一切就回归正常，川流不息、车水马龙的热闹不会再是奢望。

岁月的列车，不会为谁停下，但是，幸福触手可及，你一定可以自己把握！静静等待希望，默默坚守初心，记得时刻微笑，别忘灿烂绽放，因为，那就是你最幸福的模样！

秘方

刘正平

见死不救。”

他答道：“不就是嚼个药吗，难到哪去，咋会见死不救呢。”

老人瞳孔里射出两道火灼，喝道：“那你跪下，发个誓。”

他扑通一声，跪在床前，一字一顿：“苍天在上，师父在前，我夏云生如果收取病人钱财，或躲着病人不救，天打五雷轰。”

老乞丐心里沉沉的，爱怜地瞅着这个后生仔，说：“关帝庙后的古樟树上有一株寄生藤，每次取三尺三长。割藤时，记一记我对你说话的模样，将藤条去茎取皮，嚼成药泥，敷在蛇咬破的伤口上……”他两腿一蹬，溘然长逝。

关帝庙在狮头岭的顶峰，大概这老头每天四处乞讨后，常来庙里栖身。几天后就有人被蛇咬。他如法炮制，果然很灵验，只是那藤皮太难嚼了，遍长荆棘，又硬又黏，又苦又涩，且有腐烂了的尸体那种恶臭。嚼罢，满口流血，呸个天昏地暗。

以后，一有人来求医，他头都大了，实在不想把那遍长荆棘的藤皮塞进嘴。但老人如火如荼的目光好像老在盯着他，如芒刺在背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
方圆十里八乡的人都来求医。他每天疲于奔命，地荒了，手艺也耽搁了。几

记事本

晚上，妻对我说，这几日都是好天气，明天刮点薯皮。我笑问市场上不是有薯皮买吗？妻说：“哪有自己刮的好吃？”

将近20年没刮过薯皮了，忽然提起，让我想起远去的岁月，怀想起已逝的母亲。

儿时，每年秋收稻谷后，生产队就组织劳力开始收土里的薯，好栽种油菜。收下的薯按人口分，我家7口人，每年分得三口担，加上自家地里种的，堆满了一屋角。

母亲总是要将薯分大小拣出，分开堆放。粮食欠缺的年代，薯也是抵肚子的主粮，大的蒸煮着吃，小的晒薯条，刮薯皮的薯可要选大的。

村里家家户户大刮薯皮的时候，也正是晚禾稻谷已入仓的时候，队里的晒谷坪空着，好搭架晒薯皮。一个村子几十户人家，一户一次要晒两三架，尽管晒谷坪有一亩多田大，还是不够用的。因此，母亲常常隔日就在晒谷坪占好地方搭上架，拣好薯洗干净，然后将一只只薯用刀切去两头蒂巴，装在柴火灶上的铁锅里，添上水，用木盖盖着，灶边预备好柴火。

午夜后离天光应该还两三个小时，母亲就悄悄起了床，已是初冬露凝成霜的天气，漆黑的冷夜，灶下的柴火映红着母亲的脸庞，嘴里呼出的热气飘成雾状，弥漫在火红的光中，还没梳理的头发，凌乱的掩了半边脸，那画面留在我记忆里，至今犹很清晰。

年后，也快沦落到老叫花的境地。

一生贫困潦倒，步入老年，他心里很纠结：这个秘方传不传给儿子呢？这是终生的义务和担当，要坑害他一辈子呵。他仅有一子，出生那天天下着暴雨，即名雨生。直到他临终，才把心一横，叫雨生跪着发誓。

雨生第一次，就碰上十几里外的一个女人，扯猪草被五步蛇咬伤，全身浮肿，奄奄一息。他嚼罢薯，往伤口上一敷，那女人立马退红消肿，神采奕奕。这时窗外已是一片漆黑，大雨滂沱。主人留宿，酒肉款待。刚刚动筷，天空中一声炸雷，震得地动山摇。他慌忙把已衔在嘴里的饭都吐了出来。第二天清晨，主人给几块银元酬谢。见着白花花的银子，他心痒痒，觉着两手没地方放，伸也不是，缩也不是。窗外，雨仍在不住地下，几道闪电像利剑射在他脸上，吓得他魂飞魄散，扭头就走。此后，每逢电闪雷鸣，他都心惊肉跳，诚惶诚恐。

夏家人丁贵，世代单传。雨生也仅

刮薯皮

王重之



薯焖熟后，母亲用筷子一支一支叉到脸盆里，再倒进地上洗干净的大木盆里，然后用木槌一下一下捣成薯泥，放上五香粉，再捣匀，于是，薯泥里散发出好闻的五香气。

母亲叫我起床，说是要煨薯，其实是要我帮着添柴火、捣薯泥。不过，煨薯的香气还是蛮诱人的，可以让我放弃温暖的被窝。

当我与母亲提着马灯，一起将木盆抬到晒谷坪时，坪里已有先到的人，我们将木盆放在架旁的两条木凳上。母亲又提来半桶井水放在地上，然后将一块白布在水里洗干净拧干，双手拈着白布的两角，平铺在刮板上，刮板是长方形的，四周钉着指宽的薄竹片，形成中间长方形的凹陷，母亲左手端起木板的一头，将另一头搭在木盆边，右手拿着菜刀，挖上一坨薯泥，往刮板上一推，薯泥就粘在刮板的白布上，然后用刀刃将薯泥斜刮成与竹片一样厚，

多余的刮下来揩在木盆边，然后将刮板架在木盆上，双手拈着白布两头的角，轻轻地揭下来，平覆到木架的稻草毡上，又慢慢将白布反向揭起，一块长方形的薄薯皮就出来了。

刮薯皮的夜晚，晒谷坪里是热闹的，一盏盏马灯，照着刮薯皮的人影，每一盏灯就是一户人家，在一声一声有节奏的捣薯声中，大家相互兴奋地打着招呼，一边忙一边说笑着，热烈的气氛，让人不觉得寒冷。直到东方露出鱼肚白，有人说“东边排浪哩，天光咯。”

渐渐地一片嫣红出现在东边的天空，衬出远处罗霄山脉起伏的轮廓，天地也变得明朗起来。一轮红日像从水里冒出来的，亮着白霜皑皑的田野，茫茫地冒着寒雾气。此时，晒谷坪里刮薯皮的人们，情绪更加高涨，手脚更加勤快起来，不一会，出早工的哨子一响，男人们都荷锄出工了，母亲与其他女人一样，刮完薯皮回家搞早饭，洗衣喂猪食。

母亲刮出的薯皮薄而均匀，色泽透明得好看。薯皮晒得七八成干后，母亲会在夜里借着煤油灯光，用剪刀将一块块薯皮剪成二指宽的小薯片，然后再晒干，装进坛子，封了口放在楼上，告诫我们不许偷着吃，说是等过年时再吃。但那年代，肚子都难得饱，又如何忍得住。因此，嘴馋的时候，趁母亲不注意，我就上楼去偷点薯皮放袋里，躲到外边去吃。后来发现坛子里的薯皮浅了很多，

我就想偷薯皮的人并非我一个，有一次我看见父亲也偷，还分给我吃，让我感动父亲的好！当有一天母亲发现坛子里的薯皮少了那么多，气得大声责骂我们“不懂事”的时候，大家都不出声。望着母亲生气得快流泪的样子，我心里有种负罪感，非常难过！

可快的母亲不是不许我们吃，而是等过年待完客再给我们吃，年少的我不懂母亲苦中持家的难处，但自那次后，我就很少偷了。那些霜冷的夜，母亲用刀刮走了一个一个个艰辛的年，却刮不走脸上经年添上的沧桑痕迹！

后来，我娶妻成家了，粮食年年丰足，薯也收得多，家里除了磨薯粉，妻总是将薯煮熟喂猪，说是猪吃薯长膘，农村都喜欢喂猪过年，妻喂最大的年猪400多斤，杀下来四指厚的肥肉，连屠夫都赞叹妻喂得好！

日子渐渐好了，母亲慢慢变老了，家里薯皮越来越刮得少了，这不仅是我家，全村子都一样，晒谷坪再难见到起早刮薯皮的人，听不到此起彼伏有韵律的捣薯声。过年桌上待客的果子，难得见到刮薯皮了，家家户户像攀比一样，尽是商店买的好果子，还多了几样新鲜水果盘。摆出来的果子也不用收，长日放在桌上，来不来客，都可以随意拿着吃。

也许是好日子过久了，容易让人怀旧，当野菜又重新摆上席面，被说作是绿色养生的食品，刮薯皮也开始从尘封的记忆里让人想起！但时光再也不会回到过去，日子就像家门前的清江水，总是日夜无声地向向前……

小小说

他挑着那副沉重的铁匠头回家，登上狮头岭，天已渐渐黑下来。阴森森的树林里发出几声怪叫，是野兽，或是鬼怪？他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，慌忙急步快走。

背后那凄厉的叫声更大了，已清晰可辨，是人在呼救。他走了几步，又折回来，步着声音寻去。去关帝庙岔道口旁的草丛中，躺着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叫花。一摸，大惊：这老头病得不轻，遍身像烙铁般的烫人。他便将他抱回家，熬药煨汤，接屎接尿，昼夜守候在床前。老头自知大限将至，老泪纵横：“你是个好心人，我无以为报，只有一个治蛇伤的秘方，你想学吗？”

太好了。山里蛇多，常有人被蛇咬伤。他点了点头。

老人直勾勾地盯着他：“这只能给人解危救难，不能受人吃请，更不能收取钱财，你做得到的不？”

他瞅着老人瘦骨嶙峋的脸颊和深陷下去的眼窝，心想：我父田双亡，无挂无牵，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；有一门铁匠手艺，还有几亩薄地，咋也不会落到你这样讨米要饭的地步。行善积德是好事，你能做到，我更能做到。他点了点头。

“这药必须你亲口嚼碎，和着你的痰液敷在病人伤口。难嚼呵，你可能

